

一代英豪 辛弃疾

◎ 巨华强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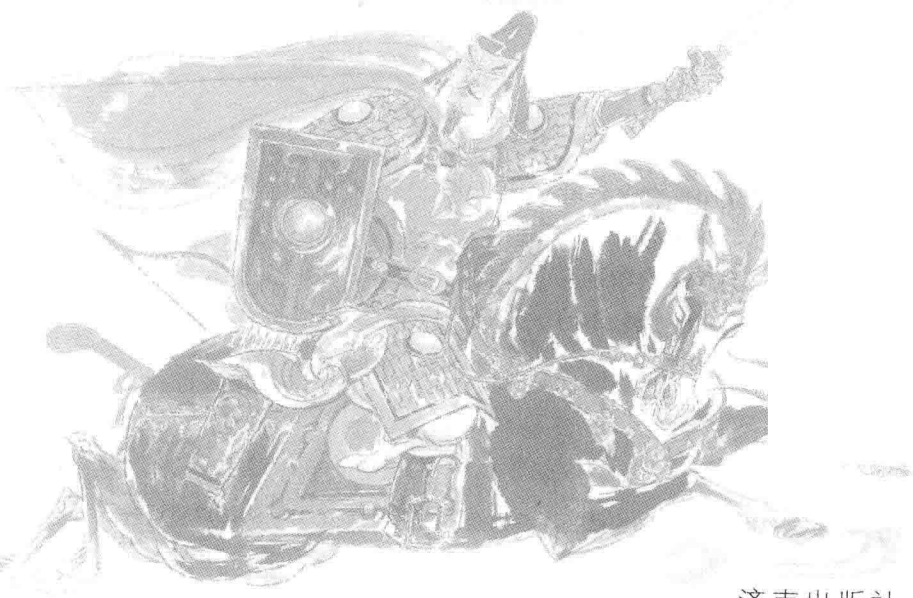


济南出版社

一代英豪

辛弃疾

◎ 巨华强 著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代英豪辛弃疾 / 巨华强著. —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 - 7 - 5488 - 1348 - 4

I. ①一… II. ①巨…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4816 号

责任编辑 胡瑞成 贾英敏 吴敬华

封面插图 孙景全

封面设计 侯文英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250002)

发行热线 0531 - 86131731 86131730 86116641

编辑热线 0531 - 86131721 86131722

网 址 www. jnpub. 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莱芜市华立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70 毫米 × 240 毫米 16 开

印 张 34.5

字 数 565 千

定 价 66.00 元

(济南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531 - 86131736)

法律维权:0531 - 82600329

前 言

辛弃疾是我国古代南宋时期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著名的词人，其作品成就极高，在我国文学史上影响极大。同时他又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和农民起义军领袖，在南宋的抗金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像他这样文武双全，有着非凡战斗经历和高超文学素养的作家是极为少见的。

我很崇敬辛弃疾这样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从我国已出版的有关辛弃疾的评传、诗词注释等读本中吸取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营养，但我仍不满足，愿以不同的形式再向广大读者介绍辛弃疾。出于这种意愿，我创作了这本小说《一代英豪辛弃疾》及三十集同名影视剧本。

由于我的文学素养、知识水平等有限，不足之处，希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巨华强

2006年10月20日完稿于济南

目 录

开 篇	(1)
第一章 少年壮志	(2)
第二章 立誓抗敌	(21)
第三章 济南聚义	(42)
第四章 天平军掌书记	(63)
第五章 追杀叛贼	(81)
第六章 奉表南归	(100)
第七章 张安国叛变 天平军溃散	(116)
第八章 生擒叛贼张安国	(130)
第九章 舌战汤丞相	(145)
第十章 初涉官场	(162)
第十一章 北伐抗敌	(180)
第十二章 上疏抗敌方略	(195)
第十三章 职任司农寺主簿	(215)
第十四章 天廷粮仓黑洞	(232)
第十五章 滁州任职	(250)
第十六章 舒展雄才	(265)
第十七章 江西赣州赴任	(287)



第十八章	讨平茶寇	(302)
第十九章	湖南革弊兴利	(323)
第二十章	创建飞虎军	(343)
第二十一章	隆兴治理荒政	(366)
第二十二章	敌人结成夫妻	(381)
第二十三章	罢官生涯	(399)
第二十四章	鹅湖相会	(416)
第二十五章	诏命复官执福建	(435)
第二十六章	论奏长江防御	(456)
第二十七章	福建重振旗鼓	(472)
第二十八章	重遭陷害罢官	(489)
第二十九章	重被器重帅浙东	(505)
第三十章	镇江规划抗敌	(523)

开 篇

12世纪20年代，我国东北的女真贵族入侵中原，北宋终结，南宋起始。中国历史上，又一次进入了南北分裂的时代，出现了南宋和金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金政权的野蛮掳掠和吞并野心，使得广大村庄被烧、人民惨死或流离失所，引起了广大南宋人民和爱国志士的奋力抗争。

就在这如火如荼的世纪中叶，在金人统治下的济南府历城县，出了一位优秀的军事家和农民起义军领导者，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杰出的爱国词人，他就是辛弃疾。

正是：

滔滔黄河南岸边，
滚滚趵突泉水畔，
八百年前一方土，
出个豪杰美名传。
词坛飞将留青史，
爱国抗敌韬略娴，
如今翻开南宋史，
犹如英雄在眼前。



第一章 少年壮志

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即公元1152年。

隆冬的济南，乌云压城，白雪皑皑，寂静的街上只有寥寥几个金兵走过。

沿着小清河曲曲弯弯的河床而行，在郊外河畔的四风闸，有一所院落，庭院的门头上挂着“辛宅”两字的大牌匾。门前不远处小清河岸边的一排垂柳被风吹得枝头不停地晃动。这里就是辛弃疾的家。

院落内。堂屋里辛弃疾父亲的亡灵牌位前供奉着香火。辛弃疾的母亲病卧在堂屋隔间里的床上。

幼年的辛弃疾给母亲送上一碗热米汤，女佣香莲跟随上前服侍。

辛弃疾：“母亲，您喝下这碗米汤吧。”

辛母微微睁开眼睛，看看儿子，摇摇头，又闭上了眼。

香莲道：“夫人，您已昏迷三日不曾进食了，您就喝下这碗米汤吧。”

辛母又慢慢睁开双眼看看儿子，然后看看香莲，费尽气力地说：“我觉得不好，快去叫管家何伯来。”

香莲：“夫人，您要挺住，我这就去叫何伯，再给您煨些汤药来。”

院内西屋。

香莲急促地走进来：“何伯，夫人仍不进食，言语气短无力，叫我来要您过去。”

何伯无奈地摇摇头，说：“哎，我这就过去。”起身与香莲一起走出屋门。

堂屋隔间里，辛弃疾伏在母亲的病榻前。

“娘——”辛弃疾流着眼泪，偎在母亲脸前。

辛母伸手抚摸着辛弃疾的头：“孩儿，听娘的话，我死后，去找你的祖父，那是你唯一的亲人，来日一定要学有所成啊。”

辛弃疾：“娘，您不会死，我要您活着。”

何伯走进屋，来到辛母床前：“夫人，您可好些了？”

辛母看看何伯：“管家，我怕日无多少时日了，今日更觉难熬，有一事我要托付于你。我死后，一定要设法把孩子送到安徽亳州他爷爷那里，要保住辛家这根独苗啊。”

何伯含泪说：“夫人，我都记下了，一定照办。夫人，您要挺住啊。”

傍晚，风雪已停，一辆官府的马车在前，一侍从骑马跟在车后，来到辛宅院门前停下。侍从下马，与车夫一起扶辛赞下车。

何伯开门出来迎接：“老爷，您回来了。”

辛赞：“回来了，管家。媳妇和孙儿可好？”

何伯：“老爷，少夫人已病卧多日。”

辛赞：“嗯！怎的这般不幸，快快看来。”说着走进家门。

辛赞刚走进堂屋，辛弃疾便迎面扑上前来，双膝跪地，流着眼泪道：“孙儿叩拜祖父大人。”

辛赞急忙扶起孙儿：“孙儿起来。”随手把辛弃疾抱在怀里，辛弃疾放声痛哭。

辛赞：“孙儿，你母亲怎么样了？”

辛弃疾哽咽道：“已经三天不省人事了。”

辛赞：“嗯！让我看来。”随即领着孙儿走进隔间里，来到辛母床前，探身看望并轻声地喊：“媳妇，媳妇，为父我回来看你了。”

辛母渐渐地睁开眼睛，看到辛赞后，泪水夺眶而出，弱声弱气地说：“金人当道，民不聊生，媳妇病重无奈，不能将孩儿养大成人，孝敬祖父，乃儿媳罪过。”

辛赞道：“媳妇不必自责，自当安心养病才是。”

“儿媳已到大限，今将孩儿交与父亲，我就安心了。”随即闭目，气绝而亡。

辛赞：“媳妇！媳妇！……”

辛弃疾：“娘……”

何伯、香莲：“夫人，夫人……”



当夜，辛赞令侍从与车夫在何伯的带领下，购买了棺材，装殓了儿媳尸体。

次日清晨，村后白雪覆盖的山坡下，在辛弃疾父亲的墓旁，紧挨着又修起了一座新坟。

辛弃疾在母亲的坟前献上供品，燃起香火，叩拜致祭，极度悲恸。

何伯上前扶起辛弃疾。

辛赞：“孙儿，也给你父亲磕个头，告别吧。”

辛弃疾走到父亲坟前，跪地三叩头：“父亲，您老安息吧，今日孩儿告别父母亲大人，明日就随祖父去了。孩儿定遵父母教导和祖父教诲，勤苦习读，定学得名成功就，报效国家。”

何伯将辛弃疾扶起来。

辛赞扶着辛弃疾的肩，面对两座坟道：“我儿，媳妇，你们放心吧，为父定将孙儿抚养好，教他为国效力。”又对何伯、香莲和侍从说：“我们回家去吧。”

一行人离开坟地。

辛宅堂屋里。

辛赞坐在椅子上，对家人说：“何伯在我家多年，已无亲眷，就将此作为你的家便是。香莲，你家在哪里？家中还有何人？”

香莲：“回老爷，我家就在遥墙村，离此不远，家中还有父母兄嫂和妹妹。”

辛赞：“我今日即带孙儿幼安前往亳州谯县，我给你们留足银两，烦劳你们继续照料门户，日后我会回来的。香莲如若不愿留下，回家亦可。”

何伯：“老爷放心，我会尽心料理。”

香莲：“老爷，香莲甘愿留下，协助老伯料理家院。”

辛赞：“那就好了。”

侍从进来：“老爷，车已备好，何时起程？”

辛赞：“好。就这样吧，我们这就起程吧，孙儿与何伯、香莲告别。”

辛弃疾：“何伯，香莲姐，我随祖父走了，请受幼安一拜。”说完便拱手施礼。

何伯、香莲：“使不得！使不得！免礼！免礼！”

何伯：“望小公子多多保重。”

辛赞与辛弃疾坐在马车里，侍从骑马跟在马车后面，车夫赶车奔亳州

而行。

辛弃疾在车里向外探望，田原一片荒芜，路上有乞讨的人走过。

辛弃疾略有所思地看看祖父，说：“祖父，金人如此掳掠，祖父怎的还为金人谋事，做金官呢？”

辛赞深情地回答道：“孙儿有所不知，祖父与你细说明白。你出生之前，金人灭了辽朝和北宋，但是，他们仍不甘心，仍想再扩大领土。你九岁那年，金人完颜亮杀兄自立，当上了金主。此人更加狂妄、凶残，妄想一举再灭我南宋。金兵在进犯我中原之时，南宋朝廷官员纷纷南逃，祖父因祖母病重，你父母又刚生你不久，离开不得，被金人掳获。不久，你祖母和父亲相继病逝，祖父无奈，只得屈从金人，为其谋事，做了这潍县县令。这就是祖父怎么做上了金官的缘由。”

辛弃疾：“祖父，那您会真心为金朝谋事吗？”

辛赞：“好孙儿，你问得好！祖父是大宋的臣民，大宋的子孙，赤心忠于大宋朝廷。为金谋事，实出无奈，永不会为金人真正办事，只是敷衍而已。祖父对金，仍怀不共戴天之愤，实指望孙儿长大成才，多学本领，将来收复失地，报效国家，这你要铭记不忘呵。”

辛弃疾思索着，颌首应道：“嗯，我记住了。”

车马从一条小河的桥上穿过，辛弃疾又向车外探望，然后对辛赞说：“祖父……”他见辛赞眯着眼，欲说又止。

辛赞睁开眼：“幼安，你说什么？”

“祖父，我以为您睡着了呢，快到潍县了吧？”

辛赞笑笑：“孙儿，还早着呢，现在还未出山东地界，到安徽潍县还需两日。”

辛弃疾颌首：“唔！”又向车外看去。

过了一会儿，辛赞见辛弃疾回转身来，伸手抚摸着辛弃疾的头说：“幼安，潍县乃亳州管辖之下的县，离亳州不远。你在济南已读书几载，此来，我将先送你到亳州刘瞻门下拜师。你务必要用心攻读，文武兼习，来日才能成才。”

辛弃疾：“嗯，孙儿牢牢记下了。”

车马走进亳州城，沿街而行。

辛弃疾好奇地注视着街上的一切。

马车从一座黑漆门头走过，辛弃疾见那门楣横匾上有“亳州武馆”字



样，便极有兴趣地说：“祖父，亳州武馆！”

辛赞回答道：“嗯，亳州武馆是远近闻名的武馆，武师王义山精通少林武功，培养出许多高手弟子。”

辛弃疾接着说：“祖父，那以后我可以来此习武吗？”

辛赞回答说：“嗯，日后你除了跟刘瞻老师精心读书习文之外，也要到此武馆来学习少林功夫。”

辛弃疾得意地颌首道：“嗯！”

马车停在刘宅门前。

侍从上前扶辛赞、辛弃疾下车之时，仆人已从门内出迎：“哟，辛大人来啦，我家老爷恭候着呢，请！”

辛赞与孙儿走进大门。

“哎呀，辛大人，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刘瞻从屋里出来，边说边拱手施礼。

辛赞拱手还礼道：“樱宁居士，您好哇！今日带孙儿幼安从故乡济南而来，尚未去谯县，就直奔亳州拜师来啦，可莫见怪哟。”

刘瞻急忙说：“辛大人，哪里话来，快快屋里请坐。”

于是，辛赞与孙儿走进客厅，刘瞻让座敬茶热情招待。然后辛赞与樱宁居士倾心叙谈，讲述了辛赞此次奔回故里所发生事情和处理经过。刘瞻自然是细心宽慰劝辛老人节哀自重调养好身体，并说这才是当下最重要的。随后辛赞讲述了为孙儿幼安的安排，刘瞻欣然接受。于是幼安跪地向刘瞻三叩头，举行了拜师仪式。

就在此间，辛弃疾由窗内向外看时，见对面窗下站着一位少年约比自己大了几岁，正在向这边张望。

“樱宁居士，孙儿幼安就全拜托于您了。天已不早，我还要赶回谯县，就告辞了。”辛赞见拜师已毕，十分高兴地对刘瞻说。

刘瞻笑嘻嘻地说：“好哇，辛大人，我知道是留不住您了，您就放心吧，我会倾心传授，严格要求他的。”

刘瞻与辛弃疾送辛赞至大门外。辛赞拱手告别：“樱宁居士止步，请勿远送了。”

刘瞻：“辛大人，请上车，请！”

辛赞上车后，车夫赶车而行，侍从随后紧跟。

刘瞻与辛弃疾举手示意，待马车远去二人才转身走进大门，辛弃疾一

眼看见那位少年迎面而来。

“噢，幼安，我来介绍你们相识，这是你的学兄世杰，名党怀英。”刘瞻喜悦地对辛弃疾说。

“世杰兄，小弟这边有礼了。”辛弃疾拱手道。

刘瞻接着说：“世杰，这是刚刚来的幼安，名辛弃疾，小你四岁，今后你俩将同寝一室，同窗习读，你要多关照他才是。”

党怀英：“老师放心。幼安弟，世杰还礼了。”拱手后又说：“老师，我这就带他去书房和寝舍吧。”

“好，好，先去看看，安顿下来再说吧。”刘瞻说着便目光转向辛弃疾以示关切。

“老师，我去啦。”辛弃疾应声随着党怀英走去。

刘瞻目送着离去二人的背影。他心想：这两位少年将来的前景会是什么样呢？虽然同是大宋的子孙，现在却在金人统治下生活，他们能够走上报效祖国，报效大宋之路吗？

金朝统治下的亳州，府衙的官员差役仍然是宋朝的原班人马。金朝虽然靠战争占领了宋朝大片土地，但众多的州县城镇需要大批官吏，哪有那么多金人的官员去接替，所以金朝廷派遣金兵驻守，命令原来官府继续为金朝效力以解燃眉之急。

这天，亳州知州李怀松端坐大堂之上，司户参军王正文匆匆进来，道：“禀李大人，户部派人传来御旨，要各州县抓紧征集粮饷，不得拖欠。”

李怀松听了，神色泰然地说：“啊，司户参军请坐。我早已料到金朝会催要粮饷，你也是我大宋人为金朝干事的，如今，大宋节节败退，已退至江南临安，而金兵乘胜追击大举进攻，狂妄掠夺，想侵吞整个大宋。金兵所到之处都要征集粮饷，但灾荒连连，百姓已缺粮断炊，自己都没的吃了，哪还缴得起粮饷呵。王参军，你说呢？”

王参军：“知州大人所言极是，百姓实在是缴纳不出粮饷了，纵使上面怪罪，也实在无能为力！我这司户参军也没有本事给他金主生出粮饷呵。”

李怀松：“王参军，你已是尽到了责任，自当宽心就是。如何应对金主御旨，待我三思再作道理，你暂且回去吧。”

王正文告退后，李怀松走下大堂，吩咐侍从备车，不带随员，独自一



人乘车离开了亳州，直奔谯县而去。

谯县城里，辛赞正坐在寓所客厅的椅子上看书。忽然侍从匆匆走进来，道：“禀大人，亳州知府李大人到。”辛赞一惊：“嗯？知府大人？快快迎接。”边说边起身向外走去。

辛赞还未走到大门口，只见李怀松已经走进大门，便紧赶向前，拱手施礼：“哎呀，李大人，不见下书，下官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李怀松摆摆手：“哎，心中烦闷，下来走走，无须多礼，你我之间不必客气。”

辛赞：“那好，李大人请！”

二人走进客厅，辛赞请李大人上座，又叫仆人献上茶来，而后温和地问道：“知州大人，何事心中不快呀？”

李怀松静静地待了一会儿，然后说：“辛兄呵，金兵催讨粮饷的期限就要到了，各县衙至今未送到州衙来，哎！”

辛赞看着满脸愁容的李怀松，摇摇头道：“李大人，自从那完颜亮杀兄自立，当上了金主，更是狂妄之极，不可一世，对南宋的一切都垂涎三尺。你我都是大宋臣民，现沦落于金人之手，为其谋事，实属无奈。金兵到处掳掠，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哪来的粮饷啊！”

李怀松把双手一摊道：“辛大人，逾期不纳，金主怪罪下来，当如何是好呵？”

辛赞胸有成竹地笑了一声：“嘿嘿，李大人，那么我等即刻张贴告示，催交就是了。百姓如仍缴纳不上，就不是我等的过错了，金主能奈我等何！”

于是，各地村镇都张贴出了催粮饷的告示。人们看了都愤愤不平地说：“家里都被抢掠一空，哪还有粮饷可缴呵！”还有的气愤地说：“要钱要粮没有，要命有一条！”也有的说：“这世道叫人没法活了，金兵再来催要粮饷，就和他们拼了！”

一天，两个催粮饷的差役来到某村一农户家里。一差役对老农道：“老汉，快缴粮饷啦，告示限期已经到了。”老农回答道：“官家，你俩也是本地人吧？你看，家中已被金兵洗劫一空，人都没有吃的了，哪还交得起粮饷呵。”两个差役四处看看老汉的家，摇摇头，只好离去。

但如此招来的却是金兵不断闯入村镇，烧杀抢掠，农民更加苦不堪言。同时这也更加激起百姓的抗金怒潮，民间武装纷纷起来与金兵抗争搏

斗。而李怀松、辛赞等人虽完不成金兵催缴粮饷之命，但亦例行公事张贴告示催讨。金主对他们也没有办法，不但不能惩罚，反而还得依靠他们这些地方官员维持日常事务。

一日，天气晴朗，蓝天上飘着白云，给人们增添了些好心情。在亳州刘瞻寓所的书房里，辛弃疾与党怀英正在潜心习读《论语》。忽然，党怀英停下阅读，抬头向辛弃疾询问：“贤弟，先生日前命题填词一首，你可完成了？”

辛弃疾亦停下习读回答他的问话：“我已填好一首，待先生批阅。想必早已填好了吧。”

党怀英面带喜色地说：“我已成竹在胸，只待动笔了。”

辛弃疾从容喜悦道：“那好，你自管写了便是。我到外面活动片刻，习练一下剑法。”随即起身取下身后挂着的剑就走。

党怀英：“幼安弟，且慢，依我说，你诗文甚佳，才华横溢，何不专心致志习文，日后考取功名？你这样天天习武，耍弄刀枪棍棒，岂不误了大好前程？”

辛弃疾留住脚步，微笑着道：“仁兄此言差矣，四书五经，伦理道德，孔孟经典，自然必须熟读深悟，文章诗词更当为百家之冠，但为国为民，恢复我大宋江山，光靠读书习文，赋诗填词是不成的，习武当是报国之必须。”

党怀英惊曰：“金主已统治天下，何出此言？”

辛弃疾：“我等是大宋臣民，怎容忍女真一族蹂躏！”一气之下，走出门外。

党怀英目视辛弃疾走出门外。他觉得辛弃疾真是个不可思议之人，在当前这种形势下还与金朝如此对立，不是个傻子也是个地道的蠢材。他稍停片刻，摇了摇头，然后才开始研墨填词。他一边研墨一边思索，抬头见刘瞻已走进书房，急忙放下手中的墨，站起身来，道：“先生。”

刘瞻走近党怀英，眼朝他的桌前扫视了一下：“嗯，幼安呢？”

党怀英：“在庭院练剑呢。”

刘瞻又问道：“日前命你二人各填词一首，可写好了？”

党怀英答道：“先生，学生早已思考成章，这就写好交与先生。”

刘瞻走到辛弃疾的桌前，看他写好放在桌面的词稿，边看边颌首赞许，对这首词十分满意。当他轻轻地将词稿放回原处时，赫然看到桌上除



放着《论语》外，还放着《孙子兵法》。他双目盯住《孙子兵法》略思片刻，抬起头，走近窗前向外观望，只见辛弃疾在院内花园习剑。

党怀英一边研墨，一边注视着刘瞻。当他放下墨，拿起笔时，见刘瞻走出书房门，来到花园，站立一旁观看辛弃疾舞剑。他又放下手中的笔，起身走到窗前，向刘瞻和辛弃疾看去。

只见刘瞻观望一阵，然后走到辛弃疾身旁。

辛弃疾发现刘瞻来到自己身旁，便停下施礼：“先生，学生的词已写好放在桌上，适才读罢《论语》，出来练片刻剑法。”

刘瞻道：“幼安，你写的词刚才我已看过，甚佳。你的剑法亦长进不少，只是出手仍还乏力，待我再给你舞来看看。”

刘瞻脱下外衣，接过剑，舞了片刻停下，又把剑交与辛弃疾，道：“你再舞来我看。”

辛弃疾又持剑挥舞，一阵精彩剑术舞毕，辛弃疾走向刘瞻，站立先生面前，等待先生指教。

刘瞻带着满脸的笑容道：“好，这样很好。少年习武，功底最为重要，再练数月，我当送你去亳州武馆，请著名武师教你。哎，你也喜欢研读兵法？”

辛弃疾答道：“回先生，学生不仅是喜欢，日后报效国家，不会运筹帷幄，怎么行？这是爷爷教导我的。”

刘瞻听了甚是高兴：“难得你少年怀有大志。既如此，你亦可读读司马温公写的《资治通鉴》，学些治国平天下的本领。”

辛弃疾觉得先生的教导对自己十分重要，便说：“谢先生教诲，学生定不负先生厚望，一定认真研读。”

刘瞻满意地点点头，又道：“日前有家书送来，可是你祖父有要事告知？”

辛弃疾回答：“先生，乃祖父挂牵孙儿学业，要我禀先生允学生回府一趟。”

刘瞻：“嗯，是该回去一趟。快准备好诗文书稿，带回去禀报老大人，免得挂牵。”

辛弃疾颌首施礼：“谢先生，我这就去准备。”

党怀英听完了辛弃疾与先生的对话，由窗前转身走向自己的书桌。

当天，辛弃疾回到了谯县祖父家。

夜晚，辛赞与幼安坐在自家客厅里。祖父看过幼安的诗文书稿，说：“孩儿，诗文多有长进，田园诗虽描绘真切，但韵味尚嫌不足。词更须熟悉各种流派，务必遍读各派名家之作。当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词可曾熟读？”

辛弃疾回答道：“孩儿读过。那可是字字珠玑，真是压倒须眉啊！”

辛赞：“李清照亦是我济南人，她的词称得上当代一绝，孙儿不只要熟读，还要深悟，要深悟，知道吗？”

辛弃疾：“孩儿记下了。”

辛赞继续说：“当下，金人野心甚狂，抗金报国大志，寄希望于孙儿身上，切莫遗忘。”

辛弃疾回答：“祖父，孩儿永不忘祖父教诲，一定铭记在心，永远不辜负祖父的希望。”

辛赞愉快地称赞幼安真的是长大了，懂事多了，勉励他更加勤奋地向刘瞻老师学习，多多请教，好早日报效国家，为抗金恢复失地贡献力量。祖孙二人敞开心腹，开怀畅谈，你一言我一语，谈大宋，谈金朝，谈国家，谈家庭和个人。谈金兵入侵大宋烧杀抢掠，谈大宋朝廷节节败退百姓苦难惨痛。说金朝狂妄之极图谋吞并大宋河山永远统治大宋臣民，说大宋臣民奋起抗争誓保河山收复失地，誓死与金朝侵略者决战到底。二人谈得兴致高涨，不知不觉已到了天亮。辛赞要幼安多住一日再赴亳州求学，可辛弃疾执意不愿耽误学业，辛赞只好随他意愿。次日清晨，辛弃疾身背自己的小包袱，辞别祖父，踏上了返回亳州的路程。辛弃疾在返回亳州的途中心情格外的爽朗，耳边不时地响起祖父教诲的声音。当他沿着一条近路走在一座山岗上时，耳边清晰地响起了祖父的声音：孩儿，词，更须熟悉各种流派，务必遍读各派名家之作。不只熟读，更要深悟。抗金报国，寄希望于孙儿身上，切莫遗忘。抗金报国，抗金报国。切莫遗忘，切莫遗忘。

辛幼安回到亳州，已是太阳西下临近傍晚。他回到寝舍放下包袱便急忙到客厅给先生请安，见到刘瞻首先拱手施礼，然后道：“先生，学生回来了，祖父嘱咐孩儿重谢老师教诲。”随即跪下叩头。

刘瞻上前扶起，道：“幼安，免礼。祖父大人近来身体康泰？”

辛弃疾：“回老师，祖父身体健康，嘱孩儿遵老师教导刻苦习文练武，来日忠心报国。”

刘瞻高兴地扶着辛弃疾的肩说：“好，幼安，少年壮志，将来必大有作为，快去歇息吧。”